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,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,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中根住我家上隔壁,老钱住我家下隔壁,再隔壁是大舌条家,他们都是表亲结的婚。

老钱跟我父亲同岁,是一个待人小气、只晓得干活的庄稼人,娶的是姑表妹。那表妹行动迟缓,走路扫地拖,不像一个正常人,但伶牙俐齿,喜欢指桑骂槐,半天都不重复,而别人听到,只能干跺脚,不能也不敢认领错误。

老钱夫妇生有五个子女,大儿子世达比我小四岁,结婚后养蜜蜂,夫妻成年跟着花儿走,到年底才回家。二闺女团头口齿伶俐,酷肖乃母,行动如灵猴,嫁去滁州二十来年,我并没见过。世达说,她把家里搞得很“京味”。京味在我的老家,相当于气派的意思。

其他三个子女却让人浩叹。大闺女比世达小几岁,自小就摸着板凳走路,说话含糊不清,大家喊大瘫子。大瘫子皮肤白得出奇,跟白茄子一样,可能是不晒太阳或者疾病的缘故。她在家里其实就是空气,在,又等于不在,到十八岁就死了,死的时候边上没人。

这死法有点像那年春上才走的她的娘。那个早上,老钱干活回家,看锅灶冰冷,就喊表妹烧饭,半天没动静。掀开被子一看,表妹早已浑身冰凉。

那天,我很惊讶,五年没摸过钢琴的女儿有友,居然弹了一首《送别》给我听。问她是什么时候练的?她神秘地一笑。几天后,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又惊讶了我一下。

老妈告诉我,有友眼馋小友弹琴,趁我上班时,悄悄练的。我鼓励她报名参加班级的音乐会。尽管这两首耳熟能详的歌曲,难入钢琴“专业选手”的法眼,但我想,她能把谱子背出来弹下来,大概是兴趣使然吧。

想写此文,其实还有个原因,是被前阵子看过的一篇文章所激发,说的是那些特别严厉的琴童妈妈,在自己退休后,因为不愿家中的钢琴沦为落灰的摆设,开始学琴。为何钢琴沦为了摆设?是因为有些曾在“高压”下学琴的孩子,在考完十级后,再也没碰过琴。他们曾经眼馋其他孩子的快乐童年,也有孩子看到妈妈织毛衣的针就害怕,因为那是用来教育他认真弹琴的工具……学琴,在那些孩子眼里,也许有点倒胃口,学成之后,再也不想继续了。

曾几何时,有友也是个小琴童,我算比较称职的琴童妈妈。为了能更好

◇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十几年前,我在杭州一家电动机厂做搬运工。与我合租一间小屋的同事,来自曾被司马迁誉为“膏壤沃野千里”的八百里秦川,有个挺不错的名字:唐彧。我曾翻过字典,知道“彧”是有文采的意思。

唐彧在杭州曾经干过家庭装修,就是几个外省民工,在一个包工头手下,或做铝窗,或做泥水,也有做木工什么的。包工头把他们调来换去,流水作业一样在各家干活,能把粗糙的四壁变得像图片般漂亮。唐彧说干这行不仅辛苦,而且自卑。遇到不讲理的客户,非但不让你喝家中的开水,还连家中的厕所都锁起来不让你使用,而且把你当贼或者强盗提防。唐彧说,真他妈的,有什么了不起,不过是彼此谋生的方式不同罢了,猪往前拱鸡往后扒,谁又比谁强了?

每逢双休,唐彧早出晚归,白天不见人影,晚上如夜猫子似的溜进屋,摆

老钱家事

此事在村上有过一些议论,但时过境迁,也无人提及。

三闺女跟团头是双胞胎,腿脚和脑筋却跟大瘫子接近,不同的是,她能将膝盖靠紧,双脚撑开,勉强可以走路,大家就喊二瘫子。二瘫子后来嫁到外地,男人是个哑巴,生了两个儿子,据说都活蹦乱跳。我回老家一次也没见过她。

最小的一个男孩,因为头发少,大家就喊荒毛。荒毛走路歪歪斜斜,但比两个姐姐要好不少,说话和脑筋却跟他妈和团头有得一比。他读了几年书,就随父亲养牛,经常有意或无意地把牛赶到别人家的田地吃青禾。我妈说,死古怪的,我家门口三成的树,外滩一半青禾,都喂了荒毛的牛。

我回老家,偶尔也站在屋角,跟老钱他们聊天。子娶女嫁后,家里只剩下老钱和荒毛。那时候荒毛还藏有心思,说要研究杂交水牛,致富了也弄一个亲。老钱笑,莫听他的鬼话。

七八年前,农业机械大举进入农

村,耕牛卖不动,老钱便歇了养牛,弄弄菜园,靠一点积蓄和儿女接济养老。他每天雷打不动地走路,有时还到安庆城逛逛,来回要走六七十里。他说,走路能让人长寿。这总让我联想到父亲,他三年前走了,但老来享了二十年的福。

养牛的时候,荒毛看“老不死的”挣了钱不改善生活,就闹罢工,发展到后来,父子分灶吃饭,相互坚壁清野。荒毛后来得到低保和残疾补贴,吃喝不愁,就成天蒙被子大睡,醒来看电视,饿了就弄自己吃的,没菜了就去老钱菜园里弄,老钱看到,摇头不吱声。

我退休后在金洲乡居两个月,每到深夜,常听到一声声尖锐的嚎声,像受伤的狼。我妈说,那是荒毛,憋的,好几年了。有时候世达回来,从隔壁楼房里听到,一声大吼,荒毛你发什么神经?!破屋里马上安静下来。

老钱的家事在金洲有点特殊,近亲结婚嘛,大家都警觉。大舌条是姨表亲婚姻,二女一子到孙辈都正常,担心与否,我不清楚,但中根说,直到他的四个孙辈能跑,上学,他那颗心才慢慢放下来。中根小我一岁,是姑舅表亲结的婚。

书纸也被锁进了柜子。若干年后的一天,办公室掀起了书法热,同事也帮我找回了当年的书法老师。这时的我也从“要我学”变成了“我要学”,枯燥的练习好像变得有劲了,我自己都能看到进步。从此之后,我的生活,除了工作、与娃斗智斗勇,还多了书法。

同事的儿子学钢琴、学围棋,我问她为啥让孩子学那么多?她说,只是希望有一天,告别繁重的学业后,在工作之余,他能有点事做。确实,我们今天让孩子上兴趣班,都是希望在潜移默化中,让他们能喜欢上这个兴趣,在某一天,闲暇之时,能有些有趣的事做。就像让有友学舞蹈,并非希望她将来会成为舞蹈家,而只是希望她拥有良好的站姿、坐姿,有一定的鉴赏能力;让她每周坚持打乒乓,并非希望她去参加比赛,只希望她有好的协调性,闲来能和同事朋友切磋几盘。兴趣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这句老套的话放在今天并不过时,在发展孩子的爱好时,先葆有他们的兴趣吧,莫让内卷卷走快乐,也希望学成后,兴趣能变成真正的爱好。

里所有的背景音乐都是由坝演奏的,这两部作品你该不会陌生。他又解释说,曾有一个时期,他在各地走动,就是靠这个生活的,眼下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。

我是一个夜晚舍不得睡的人,对于倒头便能睡得天昏地暗,还嫌少个鼻孔出气的唐彧,极为恼火,便一再地把他从睡梦中驱逐出来。唐彧翻一个身:雨果说的,当你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,安心地入睡吧,有上帝醒着呢。后来,关于有上帝醒着的说法,就成了我与唐彧之间的一句口头禅。唐彧经常打扰上帝,使得这位至高无上的神,在我想来很有些睡眠不足的。

每当发了工资,唐彧就给家中打长途电话,翻来覆去说的就是那么几句,很简单的家常话语,我有时听着觉得他是因为孤寂而心情难过了,他问了又问的东西,全是我们在家时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啊。

兴趣有没有

地陪练,我从0起步,跟她一起学。老师夸她:识谱很快。但我能明显地感到她并不喜欢练琴,只要一坐上钢琴,她就想喝水、想上厕所、想吃水果……磨蹭了一个多小时,有效时间最多也就一半。

有友的学琴,止于视力的下降。一年级下,学校检查视力,有友的视力低于5.0。带她去眼科检查后,纠结了半天,我还是下了停止学琴的决心。

和钢琴老师的告别,我们都有些不舍。但我安慰自己:或许哪一天,她的视力稳住了,她自己想弹琴、有兴趣了再捡起来吧,也许到那时,会事半功倍。

前几天,我花了4个小时,写了一张自己曾一直不敢涉猎的小楷书法作品。我有个严厉的老爸,上小学时,我每天放学后的必修课就是练习书法一张,因为要挨骂挨打,我也有点反感习字。上初中时,我的书法老师因为工作原因出国了,我无比欢乐,终于可以告别每日一练。毛笔被束之高阁,元

秦人唐彧

上从卤味店里买来的猪下水,便大声招呼我喝酒。一天我因事路过这座城市的广场,意外发现唐彧站在广场一角,正捧着一个黝黑的鸡蛋般的土罐在吹奏。一个铁皮罐带着些许忧伤,蜷卧在他那双黄色的军用球鞋旁,里面有着三两张纸币以及若干硬币。那些忽然流行起来的歌曲,大抵是《心太软》之类,他吹得十分娴熟,但并不认真,甚至潦草。我怕他尴尬,正想避开,不想他已看见,要我过去。我说,你吹的是什么玩意儿?他说,你不知道?是坝。最早是用来吸引野兽的,只有一个孔,后来发展成多个孔,又从一种实用的物件演变为民族乐器。贾平凹曾在小说《废都》中反复描写古城墙上的吹坝人,张艺谋执导的《菊豆》

◇同情贼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